









古史異全使漢帝禮天下
妖言死直矣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劭云

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眭字寧可混釋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引吳氏譜以相附著私

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少時好俠鬪

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

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以明經

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

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

是時昌邑有枯杜木卧復生

師古曰杜木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

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

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

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師古曰僵僵也僵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

枯杜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

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

害聖人之受命漢家衰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

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禮以帝位師古曰禮而退自

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

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均屬時昭

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

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
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
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
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
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
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師古曰共讀如恭
恭王名餘景帝之

也子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
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

勝樸直無他腸若下人謀正之告
亦幸中耳

事簡卿師古曰姓簡名卿簡音姦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

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性也王怒謂勝為

袂言縛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

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

為泄語安世實不言廼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

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八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察

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

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

報況

師古曰況賜也

符瑞竝應寶鼎出白麟獲海螭鉅魚

師古曰效致也

師古曰

神人竝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

稱

師古曰稱稱副也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

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倉泰亡度天

下虛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

師古也物故謂死也

蟲大起赤地數千里

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

赤夜

師古曰畜讀曰畜

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

曰此言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

此言順指議尸出口雖死不悔於是永弼義御史大

夫廣明

師古曰蔡力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

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

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

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勝霸既又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

更久講論不怠

師古曰更歷也音正衡反

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

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

殿遣使者吊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

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

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

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母有所諱因大放勝出為諫大夫

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

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君前臣各不當相呼

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

以其言為外人道之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

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

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

道之也懲割也前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

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

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傳

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

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占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

俛而拾之言其易而以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

父子建字長卿師占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

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

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

顓門名經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

傅勝子兼為左曹大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

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
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
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

贛師古曰贛音貢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

恭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

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

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

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宴見元帝拍謂石顯一事自足
傳世辭詠木姓

刑事以風向美益為矣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

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卦震离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之氣各卦主時其上

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

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

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䟽先言其將然

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

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

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

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

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

也令覺之自除丞尉負其辜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師古

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

曰鄉讀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

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

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友

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

嘗覺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

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

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

也上口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可不覺帝而更求賢曷為卒任

宵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

不肯以至於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

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

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

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

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

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

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師古曰雷占雷字春凋秋榮墮霜不殺水

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

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上曰然幸其瑜於

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瑜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

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

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

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藉

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令

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

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

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

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元帝於是以前為魏郡

太守秩八百石君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

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知淳曰令長屬歲竟乘

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

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

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

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

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

臣下也并力繼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

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

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

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

許廼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此太陽侵色謂大壯也此

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

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

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

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

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

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遂死尚

復可謂臣曰陛下聖下臣心百思惟言而臣臣言也師

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古師

曰自公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特趙

高用事者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

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

功師古曰諾責也自以為憂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

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

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

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

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

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温不效後九十一日

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

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月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

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

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

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

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

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

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

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

師古曰易經

師古曰易輕也音之岐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

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

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

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論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群臣惡其害已故

為眾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

音于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為

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

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

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文成也此尤不

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
 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
 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
 漢法漏泄者中語為大罪如夏
 住勝出道上語宜帝責之故退不敢
 言人亦莫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
 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
 其語博亦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
 其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
 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吉側聽聞之
 耳

翼奉字尋子夏替太子所謂小道可現名
 子夏為者也

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
 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
 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
 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
 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
 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
 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
 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
 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博學不仕

奸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

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

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

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

嚮若廼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

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屬

地而行觸物而習多所好故多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

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土賈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

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

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

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

坤行九氣邪辰未主之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

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沅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際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

為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

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

疆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

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

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

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

下參實亦其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

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

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大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

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

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

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

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

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

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用子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

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

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

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

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戌東北寅丑為

占惟之南方巳午西方戌東北寅丑為
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
大邪之見侍者雖

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

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少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

中正容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即以自知

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

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罪正

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

見者以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

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

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

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

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

音工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彙

衡反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觀情以

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明主所宜獨用難與

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滅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

不奸故曰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

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廼下詔江

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

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大僕少府減食穀

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

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

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其承天地託于公

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

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驍道

縣師古曰驍音完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

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

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

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師古曰憺音千憺於心

感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揀貧民師古曰揀古救字羣司其茂

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

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

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師古曰視日月布星

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

亦類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三廷君臣立律

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

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應劭曰

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經并言午春秋

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

乃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是以大道

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照萬方師古曰

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其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

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

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

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

曰巢居鳥鵲之屬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

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

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刑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

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

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

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

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

馬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之精歲也正

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

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稟開

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

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

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更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

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

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下心甚非愛人之道又

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

甘泉宮才人各以百錢乞食不得大生師古曰言德若士交

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社陵

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

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

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三

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

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

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

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

省咎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

上

奉願復賜間卒其終始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

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

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

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與由同不改其本難以未正廼上

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

也將遷亭設衆庶咸怒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

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後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

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

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

欲作一臺費用百金師古曰度計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

積土甚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又下費詔不起山也

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

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

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

介隔也礙也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

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

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陛下共已無為師古曰共按成周

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

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宜居而改作如淳曰宜居猶

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直讀曰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

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次下亦

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

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有讀曰邵

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

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

曰王母若殷王紂師古曰用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紂為虐母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是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

也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已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

威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命甚難也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

戈德七未合後世齊魯多國采之費當放代之用非直費財

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

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

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

之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

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

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類也溷汗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與由

同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

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

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

一漢天

以東行

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到後七年

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

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

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

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

曰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

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

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

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

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壽字子長平陵人也台尚書與張衡鄭寬中同師寬中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

等守師法教授尋猶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

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戾言事

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

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

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雲書

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

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

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

紀也 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五經

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紫緯也張晏曰六緯

緯案緯也孟說是也京父曰正言
星宿何故忽五經蓋謂于五言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

夾張故言也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太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

音弋天官土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

二反相各專一面而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

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諛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六

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說諛小善也佗佗杜健也謂聽祀子

術白乙丙師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穀三帥盡

後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諛音曉佗音巨乙反又音牛乞反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

曰謂晉師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貞然尚猶
詢妘黃駿則罔所嘗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
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百
里奚本虞人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二者禍福如此可不

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族二

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

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

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

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道咎敗將

至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

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

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

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此二

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

宮應劭曰謂小女陳待弓也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

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頗也重音直用反旁音薄郎反月太白入東井

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北北斗星東南缺者

拂其角而過之也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陽出色宜明耀而無光也

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冒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

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

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何徒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電潛龍為孽孟康曰黑

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繼以負星而彗佳真上見孟康

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康曰有

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

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

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廼欲盪滌流彗廼欲埽除

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穰災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

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

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曰祐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傳求幽隱

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天士應宿台鼎之

臣也師古曰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師古曰闕音土臙反李說是也

多用殘賊酷虐間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

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趨字與為主結怨於民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

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印見效

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

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

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

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

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動地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

命重民卓矧變異不忘疏緩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

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

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

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

官衣御府又汗玉堂之暑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

效師古曰比類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

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奔須臾之間宿留

警言師古曰問謂空際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較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

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

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

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

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

其度晦昧亡光師古曰晦與暗同又背烏感反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

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

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

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

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

至日中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

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

同書世不可不真也佳坐下執說剛之德發志守度母德

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

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

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

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

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祭得作間者太白正

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象陰之長銷息

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

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

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

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

頭第一星襄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襄

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軒轅南

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

如滅鄭氏曰厭音繁桑之厭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

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

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

大臣之任當得賢者也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

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惡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

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

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

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所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也

當以義斷之災惑注來亡常周歷兩宮作能低仰張晏曰

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張晏曰：兩宮謂

紫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

太微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

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

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

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

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孟

曰：端門，大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管室也，孟康曰：火入

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

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

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師古曰歲與穢同也毋使得成

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

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

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師古曰第與第同四孟皆

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

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

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

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

外眾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

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雁愁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

天子張曰發曰傳於月令也

其月七涇與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恐後有雷電之變天

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

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

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象辭也言動止隨時

則有光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故

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

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雅也音孚其字從木也今朝

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

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

行書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

所生孟康曰婺女頌文也北方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

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

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

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

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一曰澮

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

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

失序不安不善師古曰皇甫卿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

族也解在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

道承靜陰之常義也也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祀者不頂

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穀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雉，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

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

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練之也趨讀曰趣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六雅文王之詩也

已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

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

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

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也詔書進賢

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

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取出言也邪偽並

與... 頌命... 師古曰頌... 臣... 至... 色... 繼... 詞... 文... 宮... 作... 孔... 師...

興外戚顛命

師古曰顛與專同

君臣隔絕至絕繼嗣文宮作亂

師古

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

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

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

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

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

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遺歸農業以視

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

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

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有又自衍覆字

是時哀帝初立成

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傳新貴祖母傳太后
 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
 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
 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
 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
 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
 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
 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

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晉灼曰

容丘東海縣也

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

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

或慮下獄治罪未國病死賀良等坐形學思口書以不守

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

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專下奉車都尉

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

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

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

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

變異屢數師古曰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

得延年益壽皇予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各殃且亡師古

曰言知道不能行之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

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

必有疾各將至滅亡讀曰翼

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

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

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

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

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

頽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

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

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

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

天下庚申知之後月餘上矣自是師古曰自若員長等復

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如故也賀良等復

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

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

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

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

易號增益漏刻以求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

曰過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

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

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師古

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

勲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

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

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深贊

也然子贛猶云天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

不言之也此皆論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

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

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

所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

免乎意則婁中師古曰論語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

免乎億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禘中馮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

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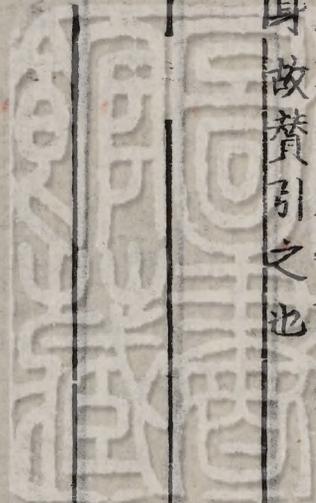
仲舒下吏夏侯因執畦孟

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

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師古曰易

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此手蹟者能無散
失則何異我之尚存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

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

謂音胡識捷疾也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允

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

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壻臧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為

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諷於是收案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令中實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

師古曰中實人居中朝而貴者也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

豪豪禁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

守穎川郡中震栗守京兆發

姦如神非不一時天快人意而元

氣索然矣况其善用鉤距率先以

詐令相怨咎告許成風若乘以古

聖主之法其在所賞乎抑在所誅

乎此猶其操切之過耳光在事光

先死迎伺微音斬其闕謂非傾

危微利可乎疑蘇頌許其容罪

頌疑榮畜教質父上書殺畜

事下丞相案驗復上書告丞相謂

非姦縱私橫可乎然則誅死之

刑徒漢法太慘非廣漢自取之而何哉

前漢書卷四十一

趙廣漢

曰逆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之狀

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

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

曰與讀遷賴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

褚二姓也原讀如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

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賴川豪桀大姓

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

服虔曰受相訟終記也師古曰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

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

故吏為誹謗蘇林曰誹音煩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誹竹

教吏為鈔箒蘇林曰鈔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箒竹

錢械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鈔或箒皆及得投書削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箒音同

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

家結為仇讎音居又反又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

音居謁反又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

壹切治理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及匈奴

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

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

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

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事推功善歸之

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事

於下曰某掾鄉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

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僵也

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

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調無所逃案

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

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鈎距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

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鈎距

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後

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

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聞里輕俠

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誅兩之女奴皆知之長安

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數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坐語未

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

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

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

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

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

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皆曰

齊美事四十六 一 肖 三

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

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

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

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

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音它秋反

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

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

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犯法者

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

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

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

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

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弟直突入其門廩索私屠

酤師古曰廩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破盧嬰斧斬其門闕而去盧所以居嬰嬰

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

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專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

厲彊壯蓬氣師古曰蓬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

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

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

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史禹故劾

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之軍興文類曰尉史尉也禹其名賢父

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

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

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以它法論殺畜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

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

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

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齋也廣漢得

此使中郎道奉齋風燒丞相自師古曰風次以齋之師古曰

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調欲以脅之母令窮

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

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

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

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

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依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

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傳

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權

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

序東海東海大治序扶風
扶風大治温良謙退家無餘
財翁歸其能吏之屬者乎

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

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

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

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

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

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師古曰喜

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

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

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

東太守行縣至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

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

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

曰翁歸文武廉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

曰教謂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

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閱孺

部分北翁歸部分南師古曰閱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

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

理師古曰歷於郡中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

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

兩人師古曰邑子民邑人之子也屬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

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

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

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

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召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

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

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

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師古

曰鄉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乏二千石欲捕者輒

以力勸變許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弄仲孫市一郡怖

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弃仲孫市一郡怖

粟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

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

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

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此謂左右相吹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五保也此音頻寐反翁歸

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

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類猶率也

也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

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使斫莖師古曰莖斬芻音千則反責以負

程不得取代師古曰負數也計其人及日數為功程不中程輒笞督師古曰督責也

極者至以缺自剄而死師古曰缺所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莖故因以莖刃自剄而說

者或謂為斧或云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

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為最也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

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

曰兼古以為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

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

曰右猶上也不異親䟽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

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

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

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

所至聘賢以禮待用廣謀議

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

官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籥

升降揖遜煥然三代之遺風其守

馮翊也傷昆弟之訟田移病自

責訟者悔謝轉相勸勵周備

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言者孔子

所謂為政以德有耻且格非與而

以備上不道竟坐臯市斯也而

有斯罪也是耶非耶或有之謀

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

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

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

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

王為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

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為喻也宜顯賞

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

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

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

議能議功猶可言者而卒不得免
焉望之傷善忌能之罪於是大矣
其後望之亦月以無罪誅君子
謂此乎爾者及乎爾

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一切以為聰明穎川由是

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

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

政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

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

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為吏民

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弃之

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於市之道上也

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

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

用廣課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

曰學宮謂序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

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

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又

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相率以率不

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

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

楚荆木也即今之荆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

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

行... 卷... 三...

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爲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

音於延壽聞之對祿史涕泣遣吏鑿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更護視之

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日反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

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

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

莫幾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謙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父駐未出騎

更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

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以微子

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歸舍召見明卒卒本諸生聞延壽

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

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得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

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

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

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

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

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

口重音
章用反
冬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

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齋天三老亦皆自繫待罪

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烹肉袒

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舊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

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

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懲延

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欽然莫不傳

相教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

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給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為

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待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

東部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

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

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

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延壽聞知即

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

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

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

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

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

試治飭安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

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傳

也建立也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檠有衣之植羽葆師

戰其衣以赤黑繒為之幢音大江反檠音啓古

亦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

也師古曰郊祀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

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歌者先居射

室李奇曰都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服虔曰噉音咷呼之

古曰咷音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

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鞬居馬上抱弩負籛如淳曰籛盛弩箭箛也師古曰鞬鞬

解驂音莫侯反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

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安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及

尚方事

師古曰鉤亦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
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陋鐔音淫又音尋

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

師古曰假謂願貸也
繇讀與徭同

及治飾車甲三

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

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

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

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

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

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秦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

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

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

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

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

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

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

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為太僕也會昌邑王

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

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

國輔大臣未襲而昌邑小輩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

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

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竝平尚書

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師古曰守正不阿也

而使主兵重出軍省

減用度

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

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

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

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

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

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

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

衰有功於晉

師古曰衰音初為反

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

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

師古曰顓與專同下

皆類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

師古曰著盛衰之迹

譏世卿最甚廼者

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

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

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

師古曰冥闇也宵地夜也朧音它了反

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

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

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

杖歸沐時字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德羣

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
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
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
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

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

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

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

兩侯以出入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

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

其端直字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直夫心之精微口不能

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

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蕭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

直書傳卷之二十一
長文
一四

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
 賊竝起敵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
 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
 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
 舍晝夜師曰曰疊疊言勉強也舍息也疊音尾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
 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
 七人師占曰也課諸事亦略如此臣啟愚駑既無以佐思
 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讀曰閒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頻不熟也盜賊竝起
 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

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

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

狀師古曰有業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師古曰吏

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

長安游徵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天子許之敞到膠東

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

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調選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

斬吏民歛然師古曰歛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

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

史記卷一百一

長安

一

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

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

之肉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音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

意絕者欲者師古曰者讀曰嗜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

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

反又音進退則為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表結

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

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

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聞於天

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啟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

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

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

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類也更歷也音工衛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

師寤廢師古曰寤漸也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

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

長帥師古曰居昏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

富足也童騎以童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

曰貫緩也把執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偷長曰

今一旦召詰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

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

敬

罰

任

於

漢

文也而以經術自附不醇用刑

亦京兆也唯廣漢與敬為

班氏稱其治畧循廣漢而發

伏不如嗚呼愚以為此所以勝

漢歟

汙其衣裾

師古曰赭赤土也

吏坐里閭闕出者

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

汙赭

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

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從木也

天

子嘉之敬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有足大者

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其治

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

敬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

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

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

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

郡國二

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

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

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

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神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

也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又為婦

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應劭曰撫大也孟康曰撫音

林曰撫音撫師古曰本以好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

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

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

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

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

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

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

寐而敞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敞使賊捕掾絮舜

有所案驗李奇曰絮音絮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舜以敞

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

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

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

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

竟何知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乃弃舜市會立

春行寬獄使者出師古曰行舜家載尸并編師古曰敎編聯也

聯之於自言使者使者奏音下更反敎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

章前也欲令敎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即先下敎前

其事為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敎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

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

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而翼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敎功效使使

者即家在所召敎師古曰就其所敎身被重劾師古曰謂

不辜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敎獨笑曰吾身亡

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

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敬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以音土帶反

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臥家

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

以誅之臣敬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天子引見敬拜為翼州刺史敬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

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敬以耳目發起賊

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

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土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

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敬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

為一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

兩也重轅蘇林曰轅

重禁中師古曰重禁即今之廊舍也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禁音扶分反敞傳吏皆捕格斷

頭

師古曰傳讀曰敞自監護吏而捕之

附言

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

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

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

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柱後以鐵為

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纏裏鐵柱卷秦制執去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

鷹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鷹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纏即今方目紗也纏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秦時獄

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敝笑曰

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敝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敝然政事不

及也竦死敝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

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

尊能吏所至尊有可規

守守司召書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太守奇之

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號其事太守奇之

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反父之尊稱

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略

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

刺史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

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

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如淳曰本西虢也屬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

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

妻姑答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

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

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

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

張如法而辨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以高第擢

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

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

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

者與為治師古曰更改也者有如此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

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

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

闡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闡門檄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

...以當費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台

別白之賢為上。母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

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

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

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

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

戒張輔令其避罪，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故以此言。豫勃之。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

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而屬護羌

將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

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

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

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又在閭巷上

以尊為郡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

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

來音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乘師古曰後以病去及

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長道邪吏對曰是

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

行風俗師古曰行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

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傳相及尊

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

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

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

廉耻人無禮儀亦與尊曰以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

鼠同不知速死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駙馬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

到官召敕殿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

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

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卑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

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如

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

君佩刀

師古曰陽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

曰視讀

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

師古曰謂尊所

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

尊

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

也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

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

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

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

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

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不復典

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

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怨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以總方略壹統類廣

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

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

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和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

在赦令前赦後衡譚環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假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

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

衛士更盡得代去故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嘗等會坐殿

天子自臨而饗之

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師古曰鄉起

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時百官共職

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

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

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衡起居。還言漏上

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

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

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下御史丞問

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猥歷

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

自維家公卿。經傳國家。使不致有召。王尊尊為高。凌

相權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

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

古曰晉說也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

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

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師古曰在天子輦穀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

不能得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讀曰示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

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

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

禮司隸造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

善史書佐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

給諸府也

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也故曰所

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

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十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

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

舍師古曰公然而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

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

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上師古曰嫚古誦字也威信

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公乘

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

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

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

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号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照為鴈門太守甄遵河内

太守也羣盜竊疆吏氣傷沮師古曰竊盜也沮壞也音才汝反流聞四方為

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内侯寬中

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

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

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

弱鉏耰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

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杜陵楊章等皆通

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

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師古曰更言歷也音工

殲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

音懼說尊檢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

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

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

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漫

音莫干反一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

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

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師古曰摔持頭也兄子

獨友乃欲劉之輔以故采怨疾毒欲傷尊疑輔內懷怨

閱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

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秦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曰附謂益

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楚雅也

杜邾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

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公竟反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

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繫已

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音抵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

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

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

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

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

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竝興

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

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

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

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

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

卯於兩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免官而已也及任舉

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

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即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師古曰詆毀也亦宜有誅以懲讒賊

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懲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

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

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

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

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

爭叩頭救止尊年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

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吏民嘉壯尊

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

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
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
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字伯亦爲京兆尹坐爽
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
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
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
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
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

章直臣雖主鳳所舉而不附鳳

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曰有

王鳳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

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

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

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

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

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

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

疾病困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仰仰頭為健乃反涕

泣何鄙也後章仕官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

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

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

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先時也

獄卒夜闌囚時有九人常呼問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

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

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

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

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

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胡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翁歸韓延壽

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

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讀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

亦論其黃葉聰明下不誅欺也壽厲善所居後風然其言

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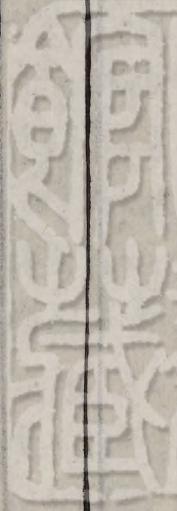
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

表張敞術術復忠進言師古曰術術疆敏之兒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

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輒媮之名師古曰媮古媮字也謂走馬拊

馬及盡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

言王章劄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趙尹韓張兩玉傳第四十六

行唐傳曰一六

一三五

一

山有... 傳四十六

獨建

此不... 獨建... 傳四十六

此手蹟者能無散

蓋... 傳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此手蹟者能無散
則何異我之尚存

實饒評以為直不孫以為勇無定
言讜論可益八國者而以不得遷
失意不快至發為憤激之論稱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
運功成者去嗚呼是何言與是
何言與闕下之誅非不幸也

蓋諸為劉鄩孫止等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反明經為郡文學以孝

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

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衛也將蓋各以所主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

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

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

曰不以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先是時

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徭同

寬饒視事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

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今詣官

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尚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

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由是衛官不復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

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轅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先導先天子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

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

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

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

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

音工倫反

風谷師古曰近多所稱舉其軀奉使稱意懼為司諫校尉

風俗師古曰行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

刺舉無所回避音下更反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延尉處其法半用

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峻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

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京師為清平恩

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丞相御史將軍

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

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

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胡嫁反酒酣樂作長

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彌猴坐皆大笑

寬饒不說叩祝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叩讀曰仰曰美哉然富貴無

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

唯謹慎為得父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

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

上廼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于常步

行自戍北邊蘇林曰于自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

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

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

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

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

後進或至九淵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

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

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師古曰疆

禦疆梁而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

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

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

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

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數進

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

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

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師古曰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

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用不訾之軀臨不

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也竊為君痛之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訿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

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曰烝民

智者可以自全不至亡身任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

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

今聖道寤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寤漸也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

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

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

奏上以竟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持執金吾議

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

以為寬饒指意欲求檀大逆不道師古曰檀古禪字言諫欲使天子傳位於已

大夫鄭昌悠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

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性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居不求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進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

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

仇少與師古曰仇怨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

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
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

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

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

開不相見以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

逢諸葛故也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

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

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

曰歸誠乞哀於天師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豐
以司隸收許章而去節豐於是可去
矣何待詔御史之及矣

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

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

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

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讀曰猝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

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懸次簡牘也使四

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

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今以四

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

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

也音下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

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

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如

天之覆如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

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免處

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師古曰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

曰並解 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

於上 所殺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

殺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

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休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

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討反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然

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

蒙誅以顯君師古曰家被也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

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臣沮心智

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

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

勲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城門校尉

豐前與光祿勲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

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

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師古曰省察也而反

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

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不

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

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

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

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

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

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神古曰謂也紂時有白魚赤犬西伯古曰西伯也

師古曰謂戈紂時有台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沉

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

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師古曰窈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祗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

祥猶恐晚暮今廷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

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

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朝廷莫肯壹言臣竊

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

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

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官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

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

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前後將軍侍中常侍馮異按文則丹永常朝臣也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者吏之類俱

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

路不罪狂狷之言師古曰狷音絹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

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譎

古論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拔至於

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師古

曰今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為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

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犢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求等止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犢

也張晏曰豫今天心未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

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

爭之臣震驚羣下夫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

師古曰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象曉喻之也同姓近臣奉以言

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

見陛下通用輔丞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人有懼心師古曰

懼精銳銷蘇林曰粟弱也師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

也米音乃喚反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故故言有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徒繫輔共工獄蘇

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

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家

也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

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

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喜為

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物納用

大司馬薦崇京帝擢為尚書僕射對策見諫筆上物納用

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韋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又

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

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

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晏

也高武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傳氏

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

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

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

者不知豫備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師古曰蚤

古早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各崇因持詔書

古早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各崇因持詔書

案起

李奇曰持當受認書案起也師古傳太后大怒曰何

案者即寫詔之文

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

師古曰顓與專同也

上遂下詔曰

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

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

惠澤茂焉

師古曰茂美也

欲報之德暉天罔極

師古

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韓字

與吳同

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

惟念德報未殊

朕其焉焉

師古曰殊異也

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

父同產子小自保大

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

恩義最親其封商

為汝曰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

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見責

輔以諫五飛燕罪宗以諫寵

董賢誅漢事去矣

孫賢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
誦賊著功德時從容折難可
謂歲寒之松柏

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譖素害崇知其

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

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以明經為郡吏御史

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

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

留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

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

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

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從舍甚說師古曰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

薄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薄耳府

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

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誣身誣何傷且

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忠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即遷諫大

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

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

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田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

與楊雄
身伸道
相似

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

當坐者師古曰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

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異州刺史遷丞

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

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頗有民所假少府陂

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

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有詔郡平田

子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寶聞

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

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

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

如淳曰度過也

過立而用根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

民稱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

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

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

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

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

文印曰無其不敢空受職

師古曰印讀曰仰謂仰頭而對也

寶曰誰也

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

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

文曰豺狼橫

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寶默然釋大而取小也揮李者大俠與

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

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自恐見危時淳

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揮李託寶

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

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揮李當且闔閤勿有所問

師古曰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誣師古曰即度揮李

而譴它事李奇曰過眾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

曰受教揮李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

謂雖鄰伍亦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

不往來也

不往來也

按相直謂相理會耳

自陳如此師古曰其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

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顧受將命分當

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誠能自改嚴將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值也

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穉也趣讀曰促穉

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

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

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

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

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態事憊而敏之傳太后使

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免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

怒曰帝置司隸五矣...

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摘缺以揚

我惡師古曰摘缺謂挑發之也音我當坐之上迺順指

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窠反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

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美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

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

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

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

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

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

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寶名臣不忍

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

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周上以

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

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

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

為大司農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

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假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

風雨未時百生不一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

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

福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

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

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郎訊師古曰就問之

也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感也眊與

養同自言老耄心志亂忘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寶坐免終

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

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

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

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

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

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

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

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輩

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

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

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

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讀曰供別公

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潁征伐廼賜斧鉞師古曰潁與專

同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蒙之

春秋之置家不賦田所以仰臣或負公力也

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

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

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

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

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

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文讓之禮興則虞

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

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

顯言蘇林曰露奏也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

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

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

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

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

本中謁者今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

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

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輿汝南之

並為吏尚嚴而情潔無私

也。竝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

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

父奉光封印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

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竝恐其犯

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

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

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竝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

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

林卿素驕慙於賓客竝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豫備

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剥其

建鼓

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

為開閉之時

竝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

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

也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

侍中奴耳竝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

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剥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

駭林卿因亡命眾庶謹諱以為實死師古曰謹諱眾議也謹音許元反成

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

問狀而善之遷竝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

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

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披地

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

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

耳師古曰僵偃也仆顛也僵音薑仆音赴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潁曰宣美風化使者

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

臧千金師古曰臧謂竊也致罪之臧也竝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

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咸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

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

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

婦文持吏長短從橫郡中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聞竝且至皆

亡去竝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

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救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

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

不入關廼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

威負其兄止雒陽

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

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

持頭還竝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

師古

曰好音見紀穎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

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

曰告子恢吾生素餐

日夕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

葬為小椁，亶容下棺。

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鄉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

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柳纜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亶讀曰但。

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

關都尉，建武中以竝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

以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若采王生

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

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

以

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異州。

孟康曰：汙下也。師古曰：母將隆為異州牧與史立。

玄共奏馬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一胡反。

孫寶撓於定陵。

師古曰：撓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

不洽杜釋季也。撓音女，教反。

况俗人乎？何竝之節？亞尹翁歸云。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班固 漢書七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

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鄭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傳鑒古今

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叙論後人焉所取信

不然之事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

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

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

而奇後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京師諸儒稱

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

班孟堅稱望之堂堂折不撓近古

社稷之臣還謂以望之視恭顯亦

正判然以忠沒誅誠可悲矣迹其平

日天資是刻亦有取禍之道也丙吉

賢相也而輕之得無代之為御史大

夫而見其寬大勝已乎不然吉為

三公理之何以過之而輕之耶韓延

壽良二千石也而劾之得無以其代

為馮翊而遷其聲名軋已乎不然

廷壽在東都時已更大赦於望

之何與而劾之耶論霍氏一姓擅

前漢書四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一

朝宴本於獨不除用之私温張敬

不可為三公其原於入策爭論三私

古者乘田委吏為之而望之不眉

鄙國古者上大夫下大夫一歲不相

越而望之與宰相鈎禮古者禮以

養廉周忌不從富而望之使守史

責貢私附益凡十萬三千曾足

而可謂社稷臣乎當宣帝時吏治

雜明而高帝立國之意已失恭顯

用事而元帝森壞已形使望之為

社稷臣止當愛護善類同心輔佐

以絕小人之根否則亦有王子陽之去而

已夫何排賢去智並為操切坐視

小人之橫而不問候其羽翼既成度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

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

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

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

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

通洽四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

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

白屋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必

音合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

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

優游不斲之世方與分朋植黨以爭
勝負嗚呼幸勢至此雖伊呂末如之
何求望之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述壽之死
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
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
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
逆不道以其時攻之乃于定國也
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寬豈其
能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
而輔翼之為可恨也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
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
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對策者顯問以署小苑東
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門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師古曰

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

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

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

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

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永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

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親屬皆宿

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雪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

而美專口

簡望之

之宴口陳災異之意

師古曰間讀曰開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

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

師古曰畸音居宜反

無有所諱

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

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嚮亡讀曰無

今陛

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師古曰本心樹之本也

唯明主躬萬機選同

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

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

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

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

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則見起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

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

皆可師古曰當主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

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師古曰寔漸也是時

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

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

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悉出諫官以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

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

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

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任其也

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

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

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

衡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

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

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

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仁所得師古曰辟縣官穀度不

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

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

西定以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

李疆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函與含同也

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

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

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

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

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

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

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

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矣政教壹傾雖有周召

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反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

餘則子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

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農庶喜於特雨先潤私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音干具反下急

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歛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

可也師古曰子第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

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

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

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

漢但令臯人出財減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

賦歛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

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頌言

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

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周穆王司寇作

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

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音刷是也字本作鈔鈔即鏹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鈔劓辟疑

赦其罰惟倍刑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何賊之所生故備卓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嘗聞

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

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

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故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

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求

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亦

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

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

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自此以上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

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

疆吏民請奪假貸師古曰貸音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

橫暴羣盜竝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

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誅者過

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啟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

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號也翁

歸靡其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

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

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

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

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

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

聖之在後

此少取

此為之也

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
 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為
 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
 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
 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
 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大僕戴長樂
 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
 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
 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
 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

行義事

一

一

一

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駭也今少

嚮弟音梯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
 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
 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
 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
 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
 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
 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
 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
 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
 非其人又云咎

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揚惲御

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

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

望之免冠置對天

子繇是不說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

後丞相司直繇延壽

師古曰繇音遼

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

望之不起因故下手

蘇林曰伏地而言也

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

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

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

中與丞相鈞禮

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

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

寧能父我邪

服虔曰豈能與我同年和仲為自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耶是敬也此直謂其安能為我輕之詞

知御史有案得覆望之

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負四十

五人符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

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

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

潤望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

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減二百五

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逮捕

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

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

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

君為太子太傳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勳惲也命惲授大傳印

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憚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

望靡有後言師古曰望古愆字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

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

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

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

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

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雀戈師古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

契之孫也烈烈威也餞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

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行而陛下聖德充塞

天地師古曰充實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匈奴單于鄉風

慕化奉珍朝賀

師古曰鄉讀曰嚮

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

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

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

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身者火熒反

書曰戎狄荒服

師古曰言其

來服茲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窟鼠伏闕於朝享不

為畔臣

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

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

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

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容禮待之令單于在言於王

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

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

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

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

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

上以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

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

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

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

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望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詘於天子也次古側字望

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國舊制又違文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白

欲更置士人師古曰重難也未欲議久不定出劉更

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議久不定出劉更

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

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

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堪白令朋待

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

有下莊之威

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欲下莊子魯下邑大夫蓋勇士

也召讀

至乎耳順之年

師古曰論語桶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

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

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

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曰

次至周召乃留乎

師古曰問望之方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是不食追周邵之蹟

然後已乎撫讀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

應劭曰下

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奔國而耕於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

會稽尋延陵之車隱耕臯澤之中也

修農圃之疇

師古曰美田曰

疇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

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

荷篠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

蓋謂此也。埃，古埃字也。埃，待也。沒，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恩，齒終身也。篠，草器也。音徒鈞反。

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也。越，常檢也。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

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

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

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

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

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

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

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

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

帝時與張子矯等待詔師古曰矯音巨以行汗濺不進師古

曰濺與機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

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

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

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

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

此陰弄奏望

行漢書

卷五十三

十一

此而望之東
考入極也曰
且堪厚生又曰
必大卿大夫極
望之也

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
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

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

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

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

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

尊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

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會望之子散騎

中郎役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役音級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

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而天子上書

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占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誹之也而教子上書

稱引亡辜之詩夫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

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占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

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

事師占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師占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師占曰言持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

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服

曰非不也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行謁者

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

之印天歎曰師古曰印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

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邪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字游呼其字

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

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

畫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

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

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

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

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後為茂

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

居下也師古曰見反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

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

人也言旁又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當以職事

對師古曰忿其為漆令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

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

行美事四八

卷五

十四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若神帝望之象終元帝世望

召我請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

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

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

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鄂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

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

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衣帝時南郡江中多

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

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

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

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
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
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
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
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
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後遂並歷
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
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
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

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

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

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

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

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

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

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

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傳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

也師古曰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
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抗而不撓師古曰撓曲反身為儒宥輔
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以論山古

不於望之望望非而不封
此者 古曰封曲
 復為

文王精此
 圖精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

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韓所經行也行音胡即反卓

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趙封馮

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

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

將師古曰帥音帥類反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

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

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

馮亭

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

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

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

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是時烏孫大有擊

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漢方善遇欲以

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

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

年其王名也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

莎音素和反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莎車叛漢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相似而無其跌湯之過

是攻劫南道與軟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

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疆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勢難制

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

十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

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

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丞相將軍皆曰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奉與專同

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

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

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關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

音必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

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

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

千人畔師古曰音小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

子明再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

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求光二年秋隴西羌彘姐旁

種反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非反詔召丞相韋

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

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京師穀石

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

饑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

無聲也音莫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不以時誅

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

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往者數不師古曰料音料而師至於折

傷再三發如淳曰軒車而餉音而騰反曠日煩費威武

翻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

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

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

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曰羸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

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

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後不得止於四萬

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與費其日而無功也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

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

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

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

阪。師古曰阪平陵也降同音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普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

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

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

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

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前書勞奉世且

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

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

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

不軌百下百金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

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以羌虜不測其形便以

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

將闡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

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為擊也師古曰助其守今發三輔

河東弘農越騎迹射欽飛劉德曰噲音辱羌別種也噲者謂能張弩者也噲音工豆反案音力追反噲音乃噲反方急遣師古曰言

令速至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

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

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

禽敵必全將軍之識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

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

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

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

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又亡

逃出塞

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又

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

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

燒置亭

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

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

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

奉世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

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

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

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

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為

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

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鄧支單

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

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

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

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

鄧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

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到

支薄量敵則亦軍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

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

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

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

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趨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

置也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威功

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著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正以先帝時

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

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

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

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

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

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

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

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

竝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

殺羽趙都

師古曰都殺羽人而為椽也殺音羽反羽音許羽反

案驗得其主

守盜十金罪收捕竝不首吏

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

都格殺竝

蒙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請更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

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

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

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

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

野王為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乃下詔曰剛疆堅固確然亡欲大

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

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

繇下第而用譚

師古曰繇與由同

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

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

不為三公其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

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

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竝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

進賢也二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

王章譏鳳顓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

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

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凰御史中丞劾奏野王

師占曰風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占曰便安持虎符出界

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

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

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分別

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

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

曰九在官連自三病滿三月賜告謂恩也令告則得詔恩

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

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

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其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

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

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

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於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

音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音反遂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

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

行集傳曰一
馬夫
九

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

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

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

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

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師古曰貸好為

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

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

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所居有

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

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

曰恂恂謹信之良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

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

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即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

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在西北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

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

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緩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

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

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

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

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

家朕甚疼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

師古曰王丞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

萬物之禁在於甚人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

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訕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

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

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

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

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

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

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

之德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

敬兒履方踐方直之適也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

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

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

伯奇也孟子官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申生雉經師

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蓋為僂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

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

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師古

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

太子宜臼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

作辭弁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馮參姊

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云及時速余呼種仲馮曰呼速余則呼邀累置于所將五重衆未降者也

呼者匈奴傳所說面呼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衆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良至國大...

且天與曰...

同...

...

元帝賜東平王璽書及賜王太后

璽書義理精純文理惻怛殊有益

風教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

衛婕妤生楚孝王師古曰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

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

廢後曰艾讀曰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

為后又又割也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

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

捷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細微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

起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

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

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

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

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

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

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償感人財物未償

者也責音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

大人益解師占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欲上書為大人乞

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

書報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灾變變見

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也

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

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

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長

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

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數進愚策未見

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

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馮先生

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問進問五帝

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見

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

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類又音濱累世不可

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

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

謂問遺之音來列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

取博女以白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

自以弃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曰也願殺

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

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

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

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也顯至誠納以

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

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

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

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

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

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

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

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大王緒欲救世師古

業也一曰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博已

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陳

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

師古曰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

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厚曰梁王景帝

意幾代不將富貴可復望大王之如厚曰梁王景帝

意幾代師古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

讀曰師古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慤然不知所

出師古曰慤痛也不知計策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

智師古曰顏願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昔孔子弟子論語

夫臧武仲也名統論語稱子曰若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

語宰我卞莊子之勇師古曰卞莊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

曰鮮少也音先踐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求朝義事也柰何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王以金五

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

泄省中語博兄弟誼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

竹書紀年卷之二 一

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

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璽罪毀

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商湯以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詔字也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

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

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偕於正直

則明神聽之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

也於王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

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二其心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

室輔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

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師古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

爾宵人母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天

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多予金

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

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若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

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

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

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務

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

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物取其自然故用為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言

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

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塞也稱

也如此則長有富貴杜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

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

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頓首死罪

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

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從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六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閱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躡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廼遭命離

于惡疾師曰離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師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

無也言人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

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曰猶大也一曰善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高書盤庚之辭也今王朝正月

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

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

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

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

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

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

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

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

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上以至親賞弗罪傳相連坐師古曰類坐王獲罪久

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

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矯師古曰矯字或作僑並音鉅昭

反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

東平王傳卷之三

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

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平師古曰謂東

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憺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憺痛也音千感反詩

不云乎毋念爾祖王邇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

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朕惟王之春秋

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

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驕諭王朕

意師古曰親臨遣之今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以璽

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

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

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

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

臣下師古曰驚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

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

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闡門

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一

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夫以故舊之恩猶

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

忍以貫之師古曰言王於後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

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

自改師古曰洒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

其少長耳目牽於著欲師古曰著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

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傳之教淺加以

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

者輒以名聞師古曰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

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

天... 師古曰... 漢... 師古曰... 漢... 師古曰...

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義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

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也持服恐無

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莫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孟東曰危殆也我殆得

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臑故親幸後䟽遠服虔曰胸音劬

臑音祭講反又音奴臯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臑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

位位婦除末巷數笞擊之胸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

覺知絞殺胸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

拉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

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何意車下
夏正下
七

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日反後年

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夫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

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許策天官災異地形院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慮意師古曰慮與謀同也夫小辯破

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為鵲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

王師古曰愛惜也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

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蓋人傳言王子煬王

雲嗣哀帝時無鹽邑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

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脊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

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

宮中作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建平三年

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睦哀帝被疾多所

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

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

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

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

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占曰改其所為也白太皇

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

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

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

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少

未... 卷五十一... 土... 無子... 色... 歸... 十...

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郟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

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

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

年徙定陶王少而愛

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

長多材藝習知音聲

上竒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

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

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

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

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

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

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

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云

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

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

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

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

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

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

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綬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

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

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

東平思王孫挑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

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而

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

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

言貪惡之人不可音鉅依反古今一也音近則敗善也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錄號：029290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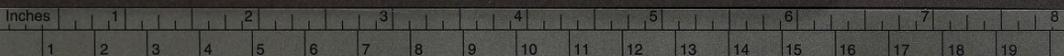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9290

一九 年 月 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